

★伟人的思想有多远，他们就理应活多久。



鲁林华 闵泽平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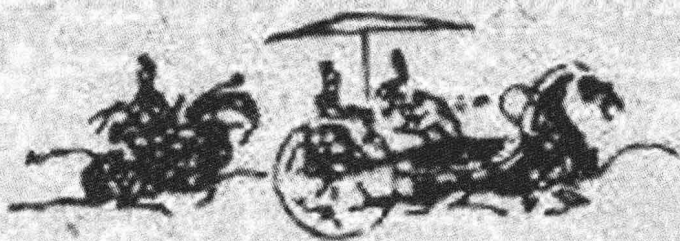
先秦诸子这些人



多年以来，我们都在仔细倾听着诸子百家的教诲；
现在，我们该看看他们都做了些什么，生活过得好还是坏。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伟人的思想有多远，他们就理应活多久。



鲁林华 闵泽平 ◆ 著



先秦诸子这些人

多年以
现在，我们该

问：
还是坏。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诸子这些人/鲁林华 闵泽平著. —武汉:崇文书局,2011.4

ISBN 978-7-5403-1951-9

I. ①先… II. ①鲁…②闵… III. ①哲学家—人物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9483 号

先秦诸子这些人

出 版:崇文书局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邮 编:430070

发 行:崇文书局(027-87679712)

印 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027-87863005)

开 本:710×1010mm 1/16

字 数:25 万字

印 张:15.5

版 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3-1951-9

定 价:26.8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孔子这个人

1

一、爱劳动的孔子

1

1. 骂人与挨骂

1

2. 孔子的驾驭技术

5

3. 孔子的射箭本领

9

二、爱学习的孔子

11

1. 野合而生

11

2. 孔子的大学

15

三、爱生活的孔子

18

1. 没落的孔氏与儒生的最酒店职业

18

2. “助葬师”与“束脩”

22

四、爱人民的孔子

25

1. 为侄女和女儿挑婿

25

2. 远其子，爱弟子

29

五、徘徊在仕途边缘

32

1. 待价而沽

32

2. 仓皇而去

36

六、在鲁国做官的日子

40

1. 两个坏蛋找上门

40

2. 一位圣人上云霄

43



七、在卫国的那些事	46
1. 花落谁家	46
2. 子见南子	50
八、夫子出走以后	53
1. 心恋故土	53
2. 叶落归根	57

孟子这个人 **59**

一、母亲是一位教育家	59
1. 孟子的骄傲	59
2. 谁不想搬一次家	62
3. 吃猪肉引出的教育原则	67
二、模糊的背影	72
1. 早亡的父亲	72
2. 人生目标	76
3. 谁是孟子的恩师	79
三、喜欢袒露的妻子	83
1. 千万个理由	83
2. 就是不动心	87
四、扛起“仁者无敌”的大旗	91
1. 憋屈的梁惠王	91
2. 慈爱的邹穆公	95
3. 冷淡的齐威王	99
4. 听话的滕文公	103
5. “仁政”三部曲	107

五、不省心的弟子 110

1. 胆汁质的孟子 110

2. 十八弟子 114

3. 让你来找茬 118

六、何处是归程 122

1. 徘徊复徘徊 122

2. 与君生别离 125

3. 相隔万余钟 129

4. 会面安可知 134

老子这个人 139

一、神龙见首不见尾 139

1. 老子姓甚名谁 139

2. 老子是谁的谁 143

3. 三合一的老子 148

二、一百岁还是两百岁 151

1. 老子与孔子谁更老 151

2. 老子与孔子谁第一 154

3. 骑着青牛向西去 158

三、老子收徒 161

1. 嫡传弟子 161

2. 嫡传弟子的弟子 166

四、老子布道 171

1. “道”在何处 171

2. 阴谋还是阳谋 177



3. 占有还有给予

181

庄子这个人

185

一、对庄子经济状况的调查

185

1. 孟子为什么不“理会”庄子

185

2. 庄子的衣食住行

188

3. 越穷越光荣吗？

192

二、对庄子社会关系的调查

197

1. 最佳搭档

197

2. 可怜的妻子与狡猾的弟子

202

3. 越丑越高尚吗？

208

三、对庄子仕宦生涯的调查

212

1. 飘忽的自述

212

2. 漆园吏是个肥差吗？

215

3. 熟悉庄园生活的庄子

219

4. 越懒越纯洁吗？

222

列子这个人

226

一、御风而行

226

二、劈柴喂猪

232

三、寻找快乐

238

后记

243

孔子这个人

一、爱劳动的孔子

1. 骂人与挨骂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与青年座谈时，曾经说：“孔子虽然也是圣人，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耕地。”讲到这里，他还顺便比较了新旧时代青年的差异：“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毛主席的话，自然是有依据的。翻开《论语》，我们发现有个叫樊迟（名须，字子迟）的学生，确实向孔夫子请教过种田及种菜的问题，而孔夫子也曾经拒绝回答。孔

《论语》





子是大教育家，他最著名的教育理论是“有教无类”。也就是说，他所教育的对象——也有人说是他所培训的对象，不分贵贱，不分国界，不分职业，不分年龄，或许还不分肤色与种族，只要有学习的要求，他都可以满足对方学习的愿望。那么，为什么一提到种田，他就会勃然变色，满脸不高兴呢？

《论语》中有一个标准答案：

樊迟没有得到理想的答案，郁闷地离开了。孔子一改往日亲切和善的长者形象，对着樊迟的背影大骂了一声：“小人哉，樊须也！”也许意识到这骂声有辱斯文，夫子马上解释说：不想当领导的学生不是一个好学生，樊迟太没有志气了，居然想去当农民。我的学生，都应该有青云之志，都应该学习怎样去做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一个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如果讲礼节，讲诚信，讲道义，四面八方的小老百姓都会蜂拥而至，主动请求做他的臣民，把自己的劳动果实奉献给他，还用得着亲自下地耕种吗？

仔细想来，樊迟应该挨骂。当初他去投奔孔子的时候，首先就应该弄清楚孔老师创办的学校，乃干部进修学院，不是什么职业培训学校。他把孔夫子当成农业学校的老师，这是对夫子的蔑视，夫子难免会勃然大怒。在夫子看来，耕作之事不仅档次低，不受人尊重；更重要的是没有前途，甚至有生存之危。

夫子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凡从事耕作，就意味着需要冒着挨饿的风险；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有拿俸禄的机会。直接谋食的，往往最终谋不到食物；不去谋食的，反而不用担心挨饿，因为俸禄就在那里等着他。

为什么呢？古人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孔夫子却说：“耕也，馁在其中矣。”这岂不是与我们的人生常识相违背吗？夫子肯定不会错！

朱熹的解释是，当孔夫子把耕作与挨饿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可能性，意思是耕作可能会挨饿，比如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导致了挨饿事件的发生。

朱夫子有胆有识，他的解读向来颇为通行，但这一次多少让人有些失望。孔夫子的教导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怎么会关注那些片面

的偶然的非正常化的现象呢？

如何来弥补这两种说法之间的鸿沟呢？

黑格尔鄙视汉语，认为汉字不具备思辨性，而德语是高等语种，能够把相反的意思融会在一个字中。钱钟书先生奋起反击，抗议黑格尔的傲慢与偏见，说“相反相成”在汉字中只等闲，思辨性更是屡见不鲜，更难得的是我们汉字还有“一名三义”，比如简单的一个“易”字，就有多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含义，可以解释为“变易”、“不易”与“简易”等。这就让高傲的德国人瞠乎其后者了。

傅佩荣先生的说法最为直接，也最有效果。他指出，“馁”字的基本含义是饥饿，如馁馑、馁腹、馁殍等。傅先生说，在这句话里，“馁”拥有在普通字典里找不到的一个含义，那就是“在与禄相对的正常情况下的收获”。这样，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了。孔夫子强调的还是有耕耘才会有收获，只要努力就有食与禄。

钱钟书先生强调汉字的“否定之否定”，自然是为了爱国；傅先生的发挥，则是为了爱护孔夫子，不让他老人家说出那些离经叛道的话，以免误导后生。相比之下，傅先生无疑比朱夫子更有魄力，他把“馁”解释为“收获”。是不是受到了钱钟书先生的启发，认为汉字字义中蕴涵有辩证法，那我们便无从知晓了。当然，这样的解读与发挥是否有违于夫子的初衷就另当别论了。

千百年来，大家羞羞答答，不愿把读书做官与耕田挨饿对立起来，还是颜之推在《家训》中一言道破其中玄机，他对孩子们苦口婆心地说：

自从兵荒马乱以来，我见过不少俘虏，有的人虽然祖宗八代都是平民百姓，但由于懂得《孝经》、《论语》，学了道，还可以给别人当老师；有些人，虽然世代是大家族，但由于不会书写，学不了道，只有去给别人耕田养马。由此看来，怎么能不努力学道呢？如果能够经常保存几百卷书籍，就是再过一千年也不会沦为平民百姓，也就不会去耕种挨饿了。

鲁迅先生感叹道，颜先生这话说得真是透彻啊！最简捷方便且最具实效性的途径，就是读书学道了。只要读了半部《论语》、几页《孝经》，哪怕是国破家亡，做了他人的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日子照样过得很滋润，生活质量丝毫不受影响。颜先生能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这样的

家训,实在是太有眼光了,简直可以被奉为金科玉律,后来的金元明清,莫不是对这一真理的最好检验。看一看宋元之际、明清之时的读书人,国破了官爵还在,家亡了富贵依旧,无论什么人来统治,他们的生活总是充满阳光。

这样看来,孔夫子痛斥樊迟,乃是爱之深恨之切,恨弟子没出息,结果口不择言,破口大骂。不过,身为人师,骂人总是不对的,尤其是在背后骂人,虽然这骂声听起来让我们感到很亲切,毕竟大圣人难得有失态的时候。

也有人不相信圣人会失态,他们反复论证说孔子没有生气,更没有骂人。这里的“小人”,所指的是体力劳动者,只是职业分工,并没有太多的贬义,诸如《君子与小人解》之类的深奥文章经常会闯入我们的眼帘。或许这些学者忽略了我国的基本国情,这职业分工多半同道德品质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古到今,管理人员往往更具有道德优越感,自以为比被管理者道德品质更为完善。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以何种方式被划为“小人”之列,总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脱口而出的骂声,似乎足以想见孔夫子的愤怒。这骂声可能会让我们相信孔子轻视农业生产,却无法证明他脱离生产运动。毛主席说孔夫子“不耕地”,这依据来自《论语》中的另一则故事。在那个故事当中,孔夫子没有机会骂人,而是被人骂了一通,这骂声还形成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大马路还不多,有时候要穿行茂密的丛林,有时候要征服崎岖的山道,更多时候则是奔波在蜿蜒曲折的田间小道上。有一次,子路稍微一走神,或许是为淳朴的乡野气息陶醉了,被落在队伍的后面,等他醒悟过来的时候,连老师的影子都寻觅不到了。于是,他急匆匆地向田间劳作的老农打听:“尊敬的农民伯伯,请问您看见过我的老师吗?”

这位农民伯伯瞪了子路一眼,没好声气地说:“你说的那个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好意思当人家的老师吗?”

子路惊呆了,或许是从未碰见过这种场面,一时间竟傻傻地伫立在田间地头:老师跟丢了,老师挨骂了,这下如何是好呢?心地单纯、历来唯孔夫子马首是瞻的子路,就这样六神无主地彷徨在田间地头。农民伯伯叹了一口气,见天色已晚,便将子路带回自己的家中,招待他住了一宿,并让自己的两

个孩子出来拜见子路。

第二天一大早，子路就匆匆忙忙起床了，在老农的指点下，紧赶慢赶，终于追上了老师，然后顾不上喘口气，马上向夫子汇报了他昨天的遭遇，还原原本本地把老农的斥骂也告诉了孔夫子。没想到孔夫子一听到老农的斥骂，顿时激动起来，要子路回头再去拜见老农，转述自己四处奔波的苦衷。子路顺原路回去，老农早已到田里忙碌去了。单纯的子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心想着要完成老师交待的任务，就对着农舍——也有人说不是对着空房子，而是老农两个稚嫩的小孩子，把老师的心里话大声地朗诵出来：“像我这样的人，不出来做官，那是不对的。生活中，长幼有序的礼节我们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我们又怎能废弃呢？我也想过洁身自好，但那样做就败坏了伦常道德，所以我必须出来做官以履行自己的义务。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则是我早已预料到的事情。”

孔子的辩解，如风声一样在许多读者耳旁飘过，没有留下一丝回响，但老农的斥骂，却在他们心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这粒种子在后人的悉心浇灌下，终于开始发芽，并茁壮成长起来。于是，我们就听见有人理直气壮地批评孔圣人轻视劳动人民，脱离生产劳动，甚至连圣人的学生都受到了株连，每当提到书生的时候，人们立刻会在脑海中涌现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又呆又傻的形象。

2. 孔子的驾驭技术

说孔夫子轻视专业技术人员，或许有几分道理，因为他曾经明确地说过：“君子不器。”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不应该只是想着学好某种技术来谋生。一种器具，终究只能适用于某一个方面。无论是罍、觚、觯、卣、盃、鬲，还是博物馆里的那些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青铜器，都各有专门的用途，或用来盛酒，或用来冰酒，或用来温酒，或用来斟酒，或用来饮酒，离开与酒有关的那些功能，除了成为古董以外，它也就毫无价值了，所以君子不能老想着去做博物馆里的珍贵藏品。

子贡算是孔夫子的得意门生了，他口才好，能言善辩，同时又善于理财。



在孔夫子的另一得意门生颜回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时，子贡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大赚差价，成为当时有名的商业巨子，其风头甚至有超越老师的趋势。有鲁国的官员当面鼓励他说：“你真会比孔子差吗？我们坚决不相信，或许那只是说明你更谦虚而已。”

子贡一听，心里自然很高兴，不过仔细想了想，又发现味道不对，于是严肃地批评了对方：“你这是在恭维我吗？分明是在讽刺我啊！恭维他人一定要恰如其分，哪有贬低他人老师而夸奖学生的呢？虽然目前我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就，但同老师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老师仿佛是天空，即使我拼命地追赶，也到不了他的身边。”

后来，子贡见了老师，成功的喜悦再也无法抑制，就对孔夫子说：“您看我这个学生怎么样啊？”言下之意是我应该算是个成功人士了吧！没想到孔夫子却轻蔑地说：“你只是一种器具而已。”当然，孔子还不至于批评子贡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只说他是宗庙里的祭祀用品。

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或者说他轻视劳动、脱离生产，那是偏见。《儿女英雄传》里那个呆气横溢的安公子，也知道替孔夫子鸣冤叫屈，他说：“你只看‘道千乘之国，使民以时’的那个‘时’字，可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说的出来的？”安公子的意思是，孔夫子知道农活不能耽搁，也懂得“一年之计在于春”的道理，由此提醒统治者，使唤老百姓，最好在农闲期间。有这种思想高度的人，一定有基本的农业常识。

安公子是旧派知识分子，大致可以归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列，但他对孔夫子的颂扬还是有道理的，并非仅是出于狂热或盲目的崇拜。因为孔子事实上不仅不懒惰，而且非常热爱劳动，在诸多行业里都属于顶尖人才。他反对学生成为“一专一能”型人才，自己却是“多专多能”，甚至是无所不能。

孔子有哪些劳动特长呢？由于精通的门类太多，以致谈起孔子，大家都犯糊涂了，不知道究竟应该把孔子归入哪个行业，后来还是孔子自己出面解决了这个大难题。他亲口对弟子说：“我的专长在哪里呢？是在驾车方面呢，还是在射箭方面？如果只给我一个选择，我还是选择驾车吧！”

孔夫子选择驾车作为他的专长，自然有他的理由。首先，他是一个良好

的乘客,又具备优秀驾驶员的潜质。《论语·乡党》说孔子“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也就是说,只要登上车,孔子就会站得直直的,不东张西望,不东扯西拉,更不指指点点。

其次,孔子很爱车。爱到何种程度呢?胜过爱自己最好的学生和亲生儿子。当然,按照孔夫子的解释,他是在严格按礼仪行事,维护有车族的尊严。《论语·先进》说,颜回死后,他的父亲颜路来借孔子的车子一用,以让英年早逝的儿子也威风一把,结果被孔子一口拒绝了。我们都知道,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在他过世之后,孔夫子哭着说:“这老天真是要我的命啊!”他哭得如此伤心,甚至让身旁的学生都看不下去了,不无嫉妒地说:“老师您这样伤心,似乎有些过度了。”孔子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伤心过度了吗?我有吗?我不为这样的好学生伤心,又该为什么样的学生而伤心呢?”而现在一谈到借车,孔夫子居然就变脸了。他借口说自己好歹做过官,按照级别,出门不能没有专车。孔子还说,当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了,出殡的时候,都没有礼车坐。当时孔夫子虽然很伤心,但还是坚持要自己坐在车上,而没有满足儿子死后风光一次的愿望。

当然,孔夫子也有出门不乘车的时候,那就是君主召唤他时。《论语·乡党》说:“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国君要接见他,孔夫子连驾车都等不及,就马上动身出去了。细心的读者为此而感到疑惑,孔夫子急着去见君主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他选择步行而不是坐车,我们却始终无法理解。难道说,夫子跑得比车还快么?

孔夫子的驾车技术如何呢?《论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无从得知。不过,《韩诗外传》说孔夫子曾经点评过技术最高超的三位驾驶员,并由此总结出了驾车的三种境界:上者,人马合一;其次,马儿撒欢,跑得尽兴;最次,马儿害怕,跑得揪心。既然他能成为评委,又有如此深刻的心得体会,那么他的驾车技术自然是不容低估的。有人认为孔夫子之所以能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可能也与他具有的良好驾驶技术有关,否则长时间的疲劳驾驶难免会出现车毁人亡的悲剧。

孔子选择驾车作为他的行业归属,或许只是出于谦虚,因为他的射箭本



领十分高强，南宋的朱熹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在《论语集注》中说，射箭与驾车，都是一技术工种而已。相对而言，驾驶员的地位更低，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处于仆从的位置。“仆御”相当于“仆役”，其实也就是仆人。孔夫子是一位谦谦君子，听到别人在夸奖自己，有些不好意思，马上主动选择了一种更为低下的技艺，以示谦逊。

“御”与“射”，都属于孔子钦定的“六艺”，要证明这两个行业很卑贱，或者说，驾车比射箭更卑贱，显然还需要很多的证据，不能偏听朱熹一人之言。翻一翻《左传》，我们发现所谓的“御者”，其地位和今天领导身边的驾驶员一样，都是不容低估的，否则就会捅下大娄子。

这个道理，是宋国的华元用惨痛的教训换来的，其间，还牺牲了无数将士的生命。当年宋国与郑国开战，被宋国人民寄予厚望的统帅华元，决定在大战前夕犒劳将士。一般而言，这个举动不是作秀，可以大大地鼓舞军心。遗憾的是华元缺乏经验，办事不够周密，在分羊肉的时候，偏偏忘了给自己的驾驶员羊斟预留一份。全营将士大嚼羊肉，羊斟却在一旁瞪着眼干瞧，只有流口水的份儿。结果，羊斟生气了，后果还不是一般的严重，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地位，要后世永远记住这个深刻的道理。等到战争一开始，部队刚冲锋，羊斟就驾着车拼命往对方阵营冲。一边跑，他还一边说：“战前分羊肉的时候，是你华元做主；现在打仗了，你坐在我的车上，在我的地盘，就该我做主了。”就这样，羊斟把华元拉到了郑国的阵营，让统帅成了人家的俘虏。这场经典战役自然也就莫名其妙地结束了，胜利来得如此突然，连郑国将士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华元被羊斟摆弄了一番，见识了驾驶员的厉害。后来，宋国花了大笔钱财才把两人赎了回来，华元心有余悸，不仅不敢惩罚羊斟，连批评教育对方的勇气都没有，反而安慰羊斟说：“我知道那只是一场误会，这不是你的错，都是马儿惹的祸。”

没想到羊斟牛气冲天，根本不接受华元的歉意，他无比嚣张地说：“马儿它有这个能力吗？忘不了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是我，调戏你的人是我，陷害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真相告白之后，羊斟出国去了，据说是移

居到了礼仪之邦的鲁国。

这件事颇有震撼力。看看《左传》里的战争描写，往往交代完统帅之后，马上就介绍统帅的御者，常见的方式是“某某帅，某某御，某某右”。这个“御”就是驾驶员，而“右”者，大约相当于超级保镖了。

由此，我们也可以初步想象“御者”的地位了。后来韩非子也说，有了靓车宝马，却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驾驶员，会遭人鄙视的。

3. 孔子的射箭本领

有人说，孔夫子所谓的“御”，只是一种仪式，与驾车无关，与技术好坏无关，仅仅与表演者的仪态与动作有关联。他们认为，射箭其实也同样是一种仪式，或者是一种高级的社交活动，约莫等于今天的高尔夫球运动。比如，按照《周礼》的介绍，君主在东面，三公在北面，卿大夫在西面。大家一面“射”，一面听音乐、喝酒、聊天等。

既然是“高尔夫”，普通群众连现场观摩的机会都不会有了。东汉学术大家郑玄说，上面《周礼》那段话为什么没有提到咱们“士”呢？就是因为“士”的等级不够，进不了那个高级社交场合。当然，“士”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子，让那些比“士”还低一等的人仰慕不已。

十三经中的《礼记》说，当年孔子在矍相射箭的时候，围观的群众密密麻麻，经常像堵墙一样。后来他做官了，自然有资格挑选社交活动的参与者了，于是他就让子路在大门口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孔府的射箭场所对外开放了，欢迎大家踊跃报名。但是呢，有些人就不要进来了，比如说，那些不能保家卫国、抵御外敌入侵的将军，那些没有本事还缺乏忠贞的亡国遗民，以及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忘记自己老祖宗给人当儿子的人。”

孔子的这个标准，我们原以为是相当宽松的，以为孔子是惦记着与民同乐。我们经常念叨“人心不古”，似乎古人大多是淳朴的。《礼记》中说，当子路念完上述标准后，却没有想到，围观的群众顿时走散了一半。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半人是不受孔子欢迎的人。

孔子把射箭与道德品质、社交礼仪捆绑在一起，说“射以观德”、“射以观



礼”，射箭比赛比的不是技术，不是水平，而是风度与品质，这多少让人有些灰心与失望。古书上说，观孔子射箭者如堵，我们认为那定是因为孔子射箭本领高强，箭箭百步穿杨，所以才引来好事者的围观与阵阵喝彩。还有人因此受到启发，认为孔夫子定然是文武双全。

后世往往以貌取人，将“儒”视为柔弱之人，认为这位“老夫子”只是以文见长，然而细考古籍却发现孔子不仅是习武、讲兵之人，还是一位“矢无虚发”的射箭高手。孔子传记中不仅记载了这位教育家身强善射，而且记载了孔子办学时的“六艺”顺序是“礼、乐、射、御、书、数”，把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单兵训练课目“射”、“御”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现在看来，这似乎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因为古语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而且古语还说君子斗智不斗勇。孔子还说，射箭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要把箭靶射穿，动作标准，姿势好看就行了，即“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孔子又说，如果是君子，就不要争来抢去的，大家要一团和气。如果一定要竞赛，那就比射箭吧！当然，成绩是次要的，友谊是主要的，作个揖，敬个礼，谈谈天气，交流一下某些方面的心得，那才是贵族的做派。这也就是“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如果孔子射箭本领高强，为什么他教育学生的时候总强调姿势与风度呢？为什么老是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呢？如果他射箭技术一般，何以又被时人称为专业人士呢？

如果非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相对而言，我们倾向于排除孔子是偶像派的可能性，看好他拥有真正的实力。或者说，孔子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艺术层面了，所以总是从文化的角度谈论驾车与射箭的意义。驾车技术暂且不论，射箭的本领应该不容置疑，否则孔子就是大不“孝”了，因为他的父亲叔梁纥武艺超强。

史书上说，叔梁纥身材魁梧，骁勇善战，以力大无比闻名于诸侯。叔梁纥的气力究竟有多大呢？大得可以举起厚重的悬门，比扛鼎的楚霸王似乎还略胜一筹。鲁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晋国率领鲁、曹联军围攻偃阳（今山东枣庄一带）。偃阳方面为诱敌深入，故意打开城门，放进部分联军，